

八仙得道传

〔清〕无垢道人摇著

《八仙得道传》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八仙得道传》分别叙述八位大仙修仙得道的详尽过程，从夏商之交太上老君降生人间谈起，直至宋代八仙大功告成同归天府，历时数千年之久。小说情节丰富，曲折动人，颇具吸引力。故事所叙八位大仙多来自人间，所谓“神仙本是凡人做”。他们都是经历了千百年的修炼而成仙道。他们中有的是经过天仙转世，有的是由动物变成人，再由人修炼成仙。他们生活的时代各不相同，但在小说中却有师徒关系。这八位大仙依次为：

铁拐李 原原姓李名玄，出身洛阳官宦人家。相传遇太上老君（老子李耳）而得道。

钟离权 原原又名汉钟离，系上仙守牛童子转世，相传为铁拐李的徒弟。

吕洞宾 原原又名吕祖、吕纯阳，系上天东华大帝转世。曾任唐代进士。拜钟离权为师。

张果老 原原相传由老鼠变成蝙蝠，再转变为人，修道成仙。曾任唐明皇国师。

蓝采和 原原为孟姜女之夫范杞良转世，拜铁拐李为师，修炼成仙。

何仙姑 原原镇江金山人，拜玄女为师，修成仙道。

韩湘子 原原相传由白鹤修炼成人，拜吕洞宾为师，修成仙人。

曹国舅 原原为宋理宗时曹太后之胞弟，拜韩湘子为师，后修炼成仙。

观海堂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观海堂堂主杨守敬（~~员~~杨守敬，字惺吾，号邻苏，清湖北宜都人。自幼嗜书，精于目录学、版本学、金石学。光绪六年三月，他应出使日本的大臣何如璋的招请，至日本作使馆随员。其间搜访了大量古籍，并发现了不少中国已经失传的秘籍。其藏书处名观海堂，藏书多有得自日本的唐写本以及中国所未见的宋、元刻本及抄本。他还协助接替何如璋之任的黎庶昌在日本刻印《古逸丛书》，凡 圆元种，圆国卷，多为国内所没有的唐宋元版古籍，刻印极精。杨守敬著有《日本访书志》员卷和《藏书绝句》员卷。另有《邻苏园藏书目》和《观海堂藏书目》。

许摇摇头序

《八仙得道传》，峨眉无垢道人所著。无垢为川边某县人，其先世尝仕满清朝。至无垢之生也，家极贫。父死，母再醮去，无垢乃流落成都。不知以何因缘，得识清云观老道志元法师。志元有道行，又得相人术，谓无垢性行雅类畸行之士，是宜于世外中藏其身，而弗宜于风尘嚣竞中。爰收列门下，亲受道家经旨。

无垢性本聪颖，而志元督诱教诲，匪不刻意尽心。故至无垢中年，已尽传志元之学。且深习玄功，能知未来过去事。常数月不进烟火食，颜色丰满如恒。若处市廛间，则食息起居，初无异恒人。与人语，亦罕及道家意理。彼盖不欲以奇行炫世，故自晦闷如此。然经久而人之知无垢者乃渐众。无垢所至，有就而问道者，有欲从游世外者。无垢不胜其烦，由是所经之处，每不以真名示人。

时当清代咸、同之交，无垢知大乱将起，不忍睹江南杀劫之重，乃北行入京师，寓各道观中，凡十年。于时姻陆敬甫观察，方游幕京华，与无垢交最善。适观察因案株累，几酿杀身祸。幸主持吏有敬仰无垢者，无垢为一言解释，沉冤立雪。大吏且以此知观察之为，人引致门下。后此人得出仕外郡，皆此大吏揄扬之力，而实起于无垢一言。从此观察交无垢益密。无垢亦谓滔滔人世中，如观察之清正淡泊，以从政之身而不为俗尘所牵者，实不多觐。盖自是厥后，观察始得窥见无垢真相，而知为世外异人也，敬事以师礼。而无

垢所传授养生要诀，多非世所习知。观察如其教，终身无有疾病之厄，享年至九十八岁云。

无垢寓京既久，一日，忽谓观察，言将奉召赴海外一行。临别，以所著经文及《八仙得道传》稿相授曰：“苟得其人，即畀付剞劂。”观察受书归浙，常以未得其人为恨。既而有太平军之变，观察挈家远避，中途遇劫，资斧尽丧。盗得无垢稿，任意蹂躏，惟《八仙得道传》一稿残损较少，而先后颠倒，棼如乱丝。乱事既定，观察乃以经文赠之重庆涂庵道人。涂庵名道人，而实非道流，以心折道学，故常黄冠作羽士装，而所交尤多方外人。生平既寝馈于道，凡诸道家言，自《道德》、《南华》，以至近人著作，读无弗遍。观察既慕其品之高，复取无垢所与谈玄门奥旨，以相质难，涂庵颇多吻合，因慨然曰：“无垢所言传人，非此莫属矣！”则尽以经文归之，而独留《八仙得道传》，以为小说体，文义较浅，欲亲为整理付梓。然后卒以事不果。

观察逝后，后人改习商，设肆兰溪。虽知有《八仙得道传》一稿，莫能胜整理之责。此绝世道统妙文，几将饱蠹鱼之腹。适余有兰溪之行，宿观察少君所设肆中，昕夕倾谈，偶及此事。余急索稿一观，见其行文之古雅清华，词旨之奥妙条畅，洵属脱尽烟火气，而别具行云流水之风者。虽古今名小说家之著作，能肖其文，而不能得其文外之趣。其他经文，余所未见，见亦必未解。颛论此书，仅其余绪，而美妙如此，仙乎！仙乎！谓非旷逸今古之奇文乎！研诵几过，爱不忍释，不自揣其能否胜无垢所谓传人之作，竟效毛生之自荐，为任整理之责。于其缺者补之，损者益之，颠倒而错杂者，排次而纠正之。既竣而付之梨枣，且嘱老友枕亚

为任校订之责，盖所以示审慎之心，兼恐鱼豕之误，负无垢一片苦心也。顾书经散乱，整理校订，委非短时期内所能藏事。而余与枕亚皆困于衣食，无暇专任其事，纰缪之处，仍恐难免。所望读者诸君，于研习之余，举所知以相示。非第廑父、枕亚之幸，无垢之灵，必且为诸君祝福也。

越东许廑父序于海上清风明月庐

徐摇摇序

唐父老友以整理无垢道人所著《八仙得道传》稿相示，并囑任校订之事。无垢以世外之身，宜于名利一切，无所介于怀，乃独于修真养璞之暇，萦其心于著述之业，知其意固有在，而其著作之价值尚待言哉？不宁维是，道门中代有闻人，而其人与事，仅传于乡曲妇孺似是而非之歌谣谚语，匪特失其真相，而唐突先哲亦莫此为甚。

今观《八仙得道传》所记诸仙得道始末，及修道行道情形，极见详尽。其所以改正世俗传说之讹谬者夥颐，而尤以纠正纯阳祖师“三戏白牡丹”为“三试白牡丹”之误，有功玄门世道，最为伟大。外此属于考据论道诸端，亦复精核宏博，是诚道家之至宝，学府之奇书也已。

所惜书经兵燹，残缺过多，虽经虞父审理之功，而讹谬尚属不免。且查无垢稿中，似亦不少舛误，故其自序中有“仓卒成书，难免舛错”之语。校订一过，择可改者改之，应正者纠之。其较有出入，不便率更。如“费长房”似为“王一之”之误；又汉武见李夫人魂，所作歌词，在可解不可解间，亦与儒家记载不同。唐父与余皆经察见而未敢即为更正。似此类者，恐尚不免。此则有望于读本书者，探索而指示之。庶异时再版之顷，可以一一摘举，便利后学，定非浅鲜。是亦无垢之功臣，而道学家、文学家所应同声感谢者也。

民国二十年八月海虞徐枕亚序

原摇摇序

余少孤失学，流落成都，幸遇志元师于清云观中，教以宗义，授以大道。相从二十有八年，始乃略识玄理，渐通性命之学。而志师云游西土，凡数十年，不得一相值，每念教迪之恩，未尝一日去怀。至咸丰二年，遵志师命，游览江山之胜。自蜀中首途，历南北十余省，所以强骸肌增胆识也。后乃税驾京尘，拟稍留数载，将作口外之游。不意四方贤哲，谬采虚声，千里问道者，时有其人。质钝学肤，何足以为人师？而感于诸君子殷拳之意，又何能自释于怀？爰就志师所数诲启沃，与夫数年游历省悟所及，著书若干卷，以供入门之助，犹今儒家所谓启蒙之学。浅隘粗鄙，不足当大雅一粲耳。

各书既成，复念道统失绪，于今为甚。后之学者，容有数典而忘祖者，是道家之忧，亦吾身之责也。故就老祖以来，迄于近代诸仙祖得道始末，与夫修道情形，著为《八仙得道传》一书。为便利初学起见，特仿稗乘体裁，用寻常方言记载。良以道统衰落，道流多不通文义，此作既为通俗，求其广博，固无取于高深也。惟是仓卒成书，校讎未竣，又有海外之行，考据容有未审，舛错在所难免。钝乖纰谬，以俟后之君子。

同治七年无垢道人自序于京西白云观

借龙丹仙人助孝子 第一回 起贪念恶吏索神珠

列公听者，从来说“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坚”。可见仙凡二途，原是一个来头。既有凡人，怎见得没有凡人修成的神仙？列公不信，让著书人说点证据出来，给大家研究研究何如？按自来神仙甚多，而神仙中最为世人所共知共闻、人人敬仰的，尤莫如八洞神仙，今人大概简称他们为八仙。著书人自幼好道，曾经读过许多世不轻见的天庭秘籍、海上奇书，肚子中着实收藏了许多神仙故事。怎奈人事太生疏了，说将出来，未必动人信仰，还是摭举八仙得道始末和种种事实显迹来谈论一下。此等事迹，或为妇孺所详，或有古迹可凭，显见著书人不是撒谎儿哄人罢。说那八洞神仙的修真得道，始于何时，经历多少年代，包含若干情事，正似一部二十四史，不晓从何说起。经作书人很费一番苦心，才觅到一个小小端绪。

列公们可曾听得古今传说，有句什么二龙治水的事儿么？这事说来好如平淡无奇，不道经作书人仔细考察的结果，竟和这八仙历史有些小小关系。按着事从跟脚起的规矩，要说八仙之事，竟不能不借重这两位龙君，作个开场的引子。

原来这两条龙，一在天之西，一在海之南。当那太古之时，南赡部洲西方一带，都是很大的泽国。其地称为灌口，是玉帝外甥二郎神所封之地，所以称为灌口二郎。如今四川地方还有一个县份，名叫灌县，就是这个出典了。那时候，

二郎神镇守灌口一带，时显灵异，附近水陆居民无不虔诚奉祀。神庙中香火，不消说是盛极的了。谁知那水国之中，向有条老龙，因惧二郎神威，终年不敢出头，只在海中潜身修炼，得寿万千年，已成不坏之身。二郎神神通极广，只消慧目一观，神机默运，这海底海面之事，没有一件瞒得他耳目。也因此龙苦修已久，既不敢出来害人，何苦和他作对？所以一径装个马虎，不去理会他。

这日也是合当有事，那岸上有个孝子，姓平名和。自小来便没了父亲，只剩寡母王氏守节抚孤，把他养成一个勇健儿郎。偏偏王氏因作工过度，把一双眼睛都弄瞎了。平和千方百计，求神拜佛地想要治好母亲的眼，可总没有效果，不觉大怒道：“我娘这样好人，为何得此惨报！可见天道是靠不住的，神佛是没有灵感的。”这样一来，便把一个好好的孝子，激成一种愤懑躁烈的脾气。不过王氏病已难治，尽他儿子如何发急，兀自没有用处。这平和恼过多时，也竟无计可施，只有刻苦劳动，挣了钱钞，奉养这位慈母。王氏虽然瞎了眼睛，却得儿子如此孝顺，心中也就宽慰了不少。常常听得儿子怨天尤人那种不平的说话，兀自恳恳切切地训戒他。平和因此稍知敛迹，每天除了作工养母之外，绝不敢多跑一步路，多说一句话。王氏益发喜悦，便对平和说道：“儿呀，我虽瞎了双眼，有你这样儿子，本来用不着我自己出去赚钱，就没了眼睛也害不着什么。”平和道：“娘休这般说，儿子孝顺父母，都是应分之事。像娘一生忠厚贞节，还得这等毛病，那是不应分的。儿子要能上天入地，无论如何，必要查明这个原因，弄些仙药，治好娘的眼睛，才肯干休。”王氏只当他是一句孩子说话，也便一笑置之。不道平

和一面勤力做工，一面仍是到处访问，可有医治瞽目的法子。

这天，因家中柴草已尽，一早入山，砍了些枯枝，背在肩上，慢慢下山回来。行至半山中间，忽见一个道人，相貌清奇，神情飘逸，行动之间似有一种祥光瑞气裹住他的身子。平和料他有些来历，慌忙丢下柴，上前唱个肥喏，问道：“仙长何来？”那道人笑道：“我不是仙人，只能替人医治病痛，算个走方的医生罢了。”平和听说，心中一动，忙问：“不知仙师可能医治多年的瞽目？”那道人答道：“百病都治，只除瞎子不医。”平和听了，不觉呿了一声，拾起柴枝，架在肩上要走。道人笑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怎恁般性急？”平和道：“我家只有一个老娘，我娘身体都好，就只双目失明，偏你这道人百症皆治，不医瞎子，分明好像有意和我作对一般，我还和你讲什么来！”

道人又笑道：“我虽不医瞎眼，可知还有一个专医瞎眼的先生，我不举荐与你，你却何处去寻？”平和见说有这等医生，忙又丢下柴，向道人打躬说道：“小子实因出来久了，怕老娘盼望，所以急于回去。方才言语失检，道长休怪。道长出家人，慈悲为本。既有这等医生，千乞告诉小子，好去上门请他。果能医好我娘，一则是仙长阴功，二则小子必要重谢仙长呢。”道人点首笑道：“你一个穷人，一天到晚挣钱养娘，还不得宽裕，怎说谢我的话？倒是‘出家人慈悲为本’这话，却有些道理。也罢，你我在此相逢，多少有点前缘，贫道也敬你母子节孝，指示你一个去处罢。离这山三十五里大水之中，有条孽龙，修炼甚久，每天子午二时，一定昂头水面，吸取日月精华。口中喷出红珠一粒，

光照水面，闪烁晶莹，乃是他炼成的丹。你可前去伏在水边，等他喷珠之时，念一句‘唵哩烘哩烘’的咒语，用手一招，此珠必飞至汝手。可急藏回家中，挂之堂前，凭你爱甚要甚，只须向珠默祝，都可应念而至。至于你母眼病，只须一触珠光，便能回复从前光明，包他一辈子再不见瞎。”平和已知道者必是仙人，听了这话，拜伏于地。道人笑着扶他起来，说道：“不必多礼，牢记咒语，必可得手。老龙见珠入你手，必来抢夺。彼时有我在暗中帮你，不致误事。放胆去罢。”说毕，一阵风起，那道人化阵金光，瞬息不见。

平和大为惊异，忙又望空叩谢，肩柴而归。因恐母亲胆小，却不对他说知。候到晚上三鼓向尽，独自一人出了后门，如飞赶到道人指示的所在。找了一个芦苇丛中，把身子蜷伏起来，连呼吸也不敢透，只呆呆地望着水中。直至子时光景，果见一阵红光，从水底直透水面，惊得那些鱼虾之类，纷纷逃开。那红光升上水面有一丈多高，向着月光一上一下、一高一低地升沉着。同时似有一种白如银、淡如烟的稀雾，围住红光。平和那有工夫去瞧那水底的龙身，一见红珠，喜欢得几乎跳将起来，慌忙镇定神思，默念一句“唵哩烘哩烘”。一面伸手向红珠一招。一霎时间，觉得那红光向眼前直飞过来，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平和更顾不得死活，拼命价伸出两手，想要围住红光，探取红珠。更不料红光渐少渐稀，自己手中却似握住一物，仔细一瞧，不是那粒晶莹闪烁光芒四射的红珠是什么！

平和这一喜，更是非同小可，待要起身出苇丛，忽地一阵狂风，向这芦苇深处卷将过来。一霎时天昏地暗，月色无

光，耳中只听得轰隆之声，宛如雷鸣一般，只在平和顶门上盘旋下来。吓得个平和握珠伏地，只叫：“仙师救命！仙师救命！”猛可里听得空中有人喝道：“孽龙不得无礼，听我法旨！我乃九天缥缈真人，怜汝修炼多年，不成正果，又念平和孝心格天，特借汝丹救彼母亲，兼立功行，普济世人。你失丹之后，躯壳不保，生魂可仍在此间，切不可离开一步。三年之后，他应逢灾难，彼时魂托汝身，汝两合身为一，自有一番功果。你和平和各得其所，正是一举两得，此时不必相仇。”说罢，风定雷止，依然一轮皎月悬挂太空，照耀得万顷烟波光明皎洁。只见红珠出现之处，水面现出一个老龙头，望空点了几点，躲下水去，一点声形都不见了。

平和也慌慌忙忙、恭恭敬敬地叩了几个头，爬出芦苇，挟珠归家。却已东方发白，红日高升，他娘正在床上摸摸索索地披衣起身哩。平和不敢惊动，仍和平日一般走进他娘房内，刚叫了一声，他娘忽然把眼睁了一睁道：“孩儿，你手中捏的什么？这般红红的，真是好看。”平和见娘已能见物，惊喜之极，却不及禀明原因，先把红珠取出，向他娘面前一晃。他娘猛可地立起身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我的儿，你从那里弄来这个宝贝？我一见此物，两眼大明，竟比年轻时候还来得个爽利明澈咧！”说时伸手问平和要这珠子。平和忙说：“娘，且莫性急，这宝贝可不是这么玩法。待孩儿想个法子，将他悬挂起来，娘可时时看他，包你一辈子眼目清明，再不会生出病痛来。”

他娘依言，跟着平和一同走至中堂，看那平和把珠子用线络好，挂在中间，便有一团红光，照彻内外。从此以后，不但王氏眼病若失，母子俩身体精神都觉得十分爽健，十分

快活。而且这珠子真可称为如意珠儿，无论需用什么东西，只要对他默默地祷祝一遍，这需用的东西，自然会发现在屋子里。真是取之不完，用之不尽。家中得此有力的扶助，母子们衣食一切，都用不着忧虑的了。偏这平和性情奇怪，家中虽有此宝，他却一天不肯偷闲，仍和日常一般勤苦作工，风雨寒暑，概不休息。

一天，王氏对他说道：“儿呀，这如今饶天之幸，你我衣食无亏，生活有着。你的年纪不小，也该留心访寻一位有才貌的姑娘，早早完了婚姻之事，也好叫我了却一件大愿。”平和听了，答道：“母亲慈命，孩儿敬当遵从。怎奈孩儿自蒙仙人赐珠，治愈母亲目疾以后，曾许下一个大愿，要立下五百功行，才敢讲到婚姻之事。如今看看过了一月多了，也曾出入留心，并没甚事可容孩儿施展的，这便怎样？”王氏见说，猛可地醒悟道：“孩儿，那也不难。想仙家至宝原为济世之用，我儿既然得之，还该公之于人，不但自己积德，也替那位仙师和老龙爷立些功行。”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喜欢得平和直跳起来道：“毕竟是娘的见识高，孩儿怎么竟想不着？如今孩儿就去做个走方的医生，凡人有难治之症，只用红珠一照，包他却病延年。再有贫苦人家衣食不敷的，孩儿还可默祷红珠，把些银米与他。恁地时，不上一年，敢则立了千把件好事了。”王氏连说：“很好。我儿见义勇为，不可怠慢。既已想着，即日就去试办试办，看行得行不得。”平和笑道：“宝贝是不认人的，既能治母亲之病，自然也能治别人的病。既能照应我娘儿，怎见得不能救别人的困苦呢？”王氏笑道：“恁地时却不是好？”

于是平和也不去做工了，天天挟着红珠往来游行。凡是

有病的人，经他把珠光一照，病人得了宝气，无不全愈。先是专替近村之人医治，后来大家传说开去，竟有远道之人，不远千里地前来求治。平和一心济人，不但不取银钱，就是送来礼物不能推辞的，也只分送给村中贫乏人家。还有些诚实规矩的人，因时运不济弄得生活艰窘的，便向红珠求点银米送他。如此一来，不消三年工夫，这平和与大善士的名气，早闹得远近皆知。而且平和性情爽直，从不晓得撒谎欺人，人家问他怎地一旦学得恁般本领，他便说都是红珠之力，自己是一点不知道的。再问他何处得此红珠，他也总不相瞒，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。因此便惹动一个人的注意。这人非他，便是灌口地方的长官，姓毛名虎。闻得自己治下有此异事，便想传那平和去一问，要是果有此宝，当以官长势力，问他要这珠子。想定主意，就和他妻子胡氏商量。胡氏喜道：“若得此宝，可先着他治好我女儿的病，宁可多花些银子，问他买了来。若是一味用强，恐惹百姓议论。”毛虎依言，打发两个差人下乡来传平和。平和问起原因，差人说是本官小姐患的痴迷之症，听说府中有治病神珠，特请先生携去，治好小姐之病，自有重报。平和禀辞母亲，就要前去。王氏听得官中相召，不觉皱眉道：“孩儿，这官场之事，不是容易干的。此去务要小心在意。”平和应声晓得，跟了差人同到衙门。

毛虎听说请到了神珠医生，心中大悦，亲自出来，以礼相待，动问得珠缘由和此珠功效。平和从直禀告过了。毛虎闻言，也还似信非信的，便请他进去医治小姐之病。平和相随入内，见那小姐面白如纸，目定神迷，分明是妖鬼附身。平和取出神珠，向他一晃。这珠原是灵物，那些山精野鬼怎

能挡得这等灵光。但听“啊呀”一声，这小姐向后就倒。平和收了灵珠，小姐又蹶然而起，见父母都在一边，不觉大哭道：“爹娘啊，孩儿好苦也！”毛虎夫妻都喜欢得说不出话来，齐向平和拜道：“小女自得此病，已有半年不省人事，就是家中亲人，也不大认识。今蒙先生神物一照，立时清醒，先生真我家恩人也。”平和忙着谦逊。这小姐自言春间在后园玩耍，忽然一阵腥风，触鼻而晕，以后所作所为，全没主意，也不晓什么道理。平和道：“这不消说，是一种什么妖精附小姐贵体，来享人间福食也。”

毛虎把平和邀出厅外，酒筵款待。席间动问平和，可肯将此珠出卖。平和笑道：“小民虽得此珠，却不能算是自己的。将来期限一满，少不得仍由仙师收回，还给老龙。小民果然不得擅卖。就是老爷得去，也不能久长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”毛虎只当他是推托的话，再三恳商。平和究是孩子心性，怫然而起道：“小民得此神珠，先为医治家母眼症，后来才替别人治病。左右不过藉此立点功德。从来也不曾得过人家一点好处。若是放在老爷府中，老爷那有这闲空时间替人治病，却不辜负此珠？老爷是大贵之人，穿的吃的、使的用的，那一件儿不得遂心？就得此物，亦不过将来珍藏起来，究竟有甚用处？却不耽误了小民行道的功德？似这等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我劝老爷少做为是。”

毛虎听了，不觉大动肝火，便命许多差人将平和捉住，搜出他的珠子，免他妖言惑众，弄出不轨之事。平和见众差上前来捉，心中大怒，立刻离席而起，伸起右足就踢翻了一人，又一拳打倒了一人。众差发声喊，各执兵器，一拥而上。平和恐怕有失，取珠在手，大呼道：“老爷不必动怒，

众位哥也不用厮打，听小人一言。”毛虎只当他愿意献珠，忙命众人且慢动手，看他有什么话。只见平和从容禀道：“老爷是小民的官长，老爷有命，小人怎敢违背。怎奈此珠委实不是小人所能久占。小民若擅献老爷，将来仙人责备，老龙索取，小民也逃不过一死，还不免负一个监守不慎的罪名。若是忤了老爷之意，也不能出得衙门。总是一死，小民宁愿死在老爷贵衙之内。死后有知，还能求谅于仙师。老爷不信，请看小民立刻把此珠吞下肚去。小民当然不能活命，就是一时不死，任凭老爷刀斩斧砍，小民不敢有怨言。”说罢，张开口，把颗大如李子、红如丹霞的红珠塞了进去，一仰颈，咽的一声，滑入腹中。

毛虎忙命众人快抢，却已来不及了。只见平和颜色大变，面如金纸，眼若铜铃，向外直冲出去。毛虎不敢拦阻，由他出了衙门，一口气赶回家中，见了他娘，伏地大哭道：“我那苦命的娘啊，孩儿如今再不能侍奉你了！”王氏大惊问故，平和只说得一句“红珠已入腹内”。王氏不等他说完，已吓得面如土色。匆忙之中，不择言语，只说：“怎么好！珠是龙丹，丹入儿腹，是要变龙的呀！”一语未完，猛可地狂风大起，乌云四合，王氏只觉眼前金光万道，神眩目迷，半空中似有龙鸣之声。定睛一看，果见一条金龙，蜿蜒上下。再瞧平和，已不知那里去了。

不知平和化龙以后有何怪事，却看下回分解。